



电影创作者访谈录

学院大讲堂

XUE YUAN DA JIANG TANG

张会军 孙欣 主编

第1辑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创作者访谈录

【第1辑】

张会军 孙 欣 主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9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影创作者访谈录·第1辑/张会军, 孙欣主编.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9. 11

(北京电影学院“学院大讲堂”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106 - 03137 - 4

I. 电… II. ①张…②孙… III. 电影—文集 IV. J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3740 号

电影创作者访谈录 (第 1 辑)

张会军 孙 欣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5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2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75 插页 /2 字数 /3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3137 - 4/J · 1153

定 价 50.00 元

序

其实,作为大学教育、教学的补充,请一些专家、学者到学院上课、讲学、座谈,在1978年的时代,就已经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种教学的传统。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夏衍、陈荒煤、伊文斯等一些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专家,就已经近距离地给我们上课和座谈,使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学生受益终身,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教师和学生“当面锣,对面鼓”的交流,极为生动和务实,成为了电影学院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一种非常活泼、有效的形式。

学校教育与教学,无非是课堂内和课堂外这样两种形式。课堂内的知识教学是有计划的、循序渐进的,而课堂外的知识教学是不断变化的、具有实践意义的。

学院就是这样来做的,学院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请各种各样的艺术家、电影人、专业人士到学院来进行学术和专业创作方面的讲课和讲座,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增加他们的修养。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惯性。由于我们在思想上的重视,由于我们在实施上的坚持,学术讲座和学术讲堂,在今天的北京电影学院已经成为了一道靓丽的学术风景线。在紧紧围绕电影艺术的创作、电影历史和理论研究、创作和史论课程的建设、电影学科本身的发展、教学和人才培养等具有针对性的方面,我们已经做得非常紧密和贴切,但是,在近五年的学院发展过程中,我们有了新的思路,更加关注电影以外的学术讲座和学术讲堂,我们的目标明确,其目的是使学生的思想和思路更加开阔,在知识的层面上,让学生求广、求多、求深、求精。

我们计划开始出版这套北京电影学院“学术大讲堂”系列丛书,是学院从开始组织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在一开始的

时候,也就力图想把它做得更好。特别是请到了各个领域方面的专家、学者,请他们就他们所从事的艺术和工作对学生进行讲授。因为这些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学院研究生、本科生专业教学和素质教学的补充,是学院教学教材和学术专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计划已久的事情,我们形成一种形式和方法,使学院的学术活动可以记录下来,传承和传播下去。

北京电影学院是一所电影专业院校,我们始终思考我们如何在电影专业性方面发展,我们的办学思想和宗旨始终是清醒的,在办学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围绕电影的专业进行发展设计,所以,我们保持了学院的纯粹性、专业性和领先性,正所谓我们经常说的“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们今天不是经常在庆幸我们没有进行盲目扩大,而是庆幸我们自己的坚持。

围绕电影的主题,开展与之相关的学术讲座,这是我们教学中一直追求的东西。我们在决定开始组织这些学术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增加学生的“杂家”的知识,其思考定位也是想使学生的视野能够更开阔,兴趣更广泛,我们在邀请各种学者和专业人士的时候,也没有仅仅是确定在电影专业的领域,而是涉及到各个方面,就是在艺术的范围和领域,帮助学生扩充知识,丰富储备。我仍然认为,成功的东西,专业的东西,仅仅是浮在上面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更大的东西还是在水的下面,在支撑着绚丽的冰山。个人的知识结构在形式上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基础的东西要求非常扎实和厚重,这样才能有一种非常坚实的支撑力量和作用。

因此,我们计划开始集结出版学院“学术大讲堂”这套书,还是希望在电影专业教学上能够产生许多教学和实践的意义。

第一,重视课堂和课堂以外的各种各样的学术和人文社会学科的讲座,以保证学生的素质积累和修养提高。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整个高等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我们过于关注课堂和书本的东西,对于应用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关注得不够和不多,通过学术讲堂的形式和文字整理的方法,要学生重视了个人专业素养和知识储备。

第二,帮助学生在听过这些专业人士的梳理以后,有一个面对文字的细细品味,在文字描述的内容上进行思想和意识的浸润,通过阅读,通过文字,再次对照专家的说法,反省和检查自己的创作思想和轨迹,从中总结出一些专业建议和经验。通过课堂的学习和课外的学习,自己去学习、去感悟,使自己的电影的创作更加丰满,更有借鉴的东西。

第三,电影艺术是带有强烈技术基础的综合艺术,出版这些专家的讲座,是为了使我们可以在其中参考更多的东西,也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通过学生的大量阅读,提高多方面的水平,使我们学习的各个专业和所讲授的内容结合起来,力图通过这样的方法帮助学生掌握一些社会知识、边缘知识、基础知识,最终达到学习目的。

第四,帮助学生在自己学习的各个阶段,从专家的专业指导和经验教训中找到我们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今天的社会,虽然是信息化的时代,但是,文字阅读率越来越低,而且更多的是通过网络获取,我们仍然认为文字在纸质上阅读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用文字的形式,记录和浓缩各个专业的知识,有着非常深厚的意义,希望可以与学生产生学术上的共鸣。

学院“学术大讲堂”的工作,一直是在研究生部的直接组织和实施下进行,有非常多的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给予支持,帮助联系更多的专家、学者。学院研究生会的同学也为各次学术活动的成功举办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从设计、制作和张贴海报、发布信息,到活动现场各项具体工作的落实,以及录音录像、整理文字、校对稿件,各个环节的工作都离不开研究生会同学的辛勤劳动。由于参与工作的研究生会成员来自于各个年级,有些已经毕业离校,有些仍在校学习,我们无法一一列出所有参与工作的同学,在此一并对他们的努力和付出表示感谢。再次,要感谢和致敬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孙欣教授和研究生部各位教师的辛勤工作和细心安排,感谢学院参与该项工作的教务处、影视实验中心的系主任、教授。特别要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的编辑于雪飞,感谢她对这本书稿件的一次次的细心询问和仔细调整,感谢她的全部精力的投入,她的辛勤工作的精神感染和感动了我们的研究生,使这本书最后能够顺利进行和完成。

其实,作为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希望用我们的努力工作把我们的学院学术氛围建设好,我们现在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北京电影学院而更加努力。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张会军
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2009年10月10日

目 录

1 序

内地电影人访谈

- 3 为奥运时代留存一份底稿
——张艺谋访谈录之一
- 21 从话剧《雷雨》到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
——张艺谋访谈录之二
- 26 我的电影人生
——张艺谋访谈录之三
- 37 对话《梅兰芳》
——陈凯歌访谈录
- 47 《集结号》：战争片的一次成功尝试
——冯小刚访谈录之一
- 62 《非诚勿扰》：冯氏幽默的阶段性升华
——冯小刚访谈录之二
- 73 《德拉姆》：关于信仰的纪录片
——田壮壮访谈录
- 85 电影到底有多少表现力
——李少红 曾念平访谈录
- 106 小投入大产出的疯狂
——《疯狂的石头》主创访谈录
- 110 不一样的“女性电影”
——《无穷动》主创访谈录

港台电影人访谈

- 121 台湾电影往事
——侯孝贤访谈录
- 140 做电影一要文化二要勇气
——李安访谈录
- 150 付出永远是快乐的
——成龙访谈录
- 161 如何在电影战场上活着
——王晶访谈录
- 165 走进陈国富的电影世界
——陈国富访谈录
- 191 讲一个好故事是最重要的
——彭浩翔访谈录
- 200 “投机”得好是门艺术
——程小东访谈录
- 207 电影比武术更重要
——甄子丹访谈录

外国电影人访谈

- 225 能输给费里尼是我的荣幸
——罗曼·波兰斯基访谈录
- 238 机遇等于把现在的事做好
——伊文·克什纳访谈录
- 251 只做自己想看的电影
——吕克·贝松访谈录
- 259 在影片中回归自己的情感
——塞德里克·克拉皮什访谈录
- 271 先做“探险家”然后观察理解生活
——马基德·马基迪访谈录
- 279 选好你的角色
——高仓健访谈录之一

291 一个人的价值在于拼命做点什么

——高仓健访谈录之二

296 看不见的东西要让观众感觉出来

——李沧东访谈录

内地电影人访谈

张艺谋
陈凯歌
冯小刚
田壮壮
李少红
宁浩
宁瀛

为奥运时代留存一份底稿

——张艺谋访谈录之一

张艺谋：我其实不太会做讲座，我觉得还是大伙儿问吧，同学们有什么感兴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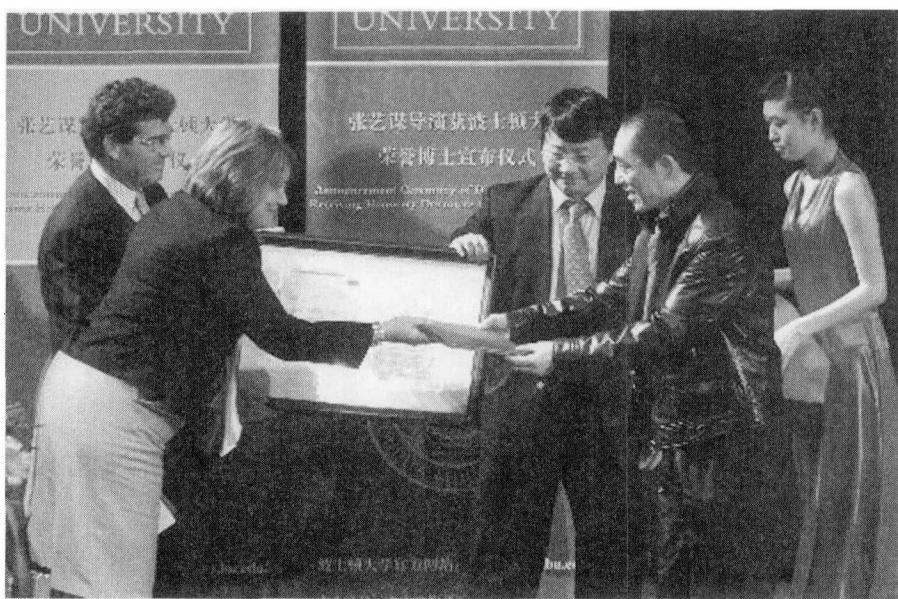
主持人：奥运会开幕式筹办期间，有没有特让您着急的事儿？比如团队遇到问题了或者是时间的问题。

张艺谋：那你要说着急，一直都着急。因为我们拍电影，通常都有一些计划，但是原则上这些计划都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你定这个电影是12月份上映，应该在6月份或者7月份停机，做后期，可是你没停机，你说我还有十五天二十天，也没什么大不了。所以计划是比较有弹性的吧。这次奥运会开幕式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大型活动，它是一个倒计时，真的是个倒计时，这个倒计时是根本不可更改的，而且你会想到那一天有那么多人看，所以这个有时候常常会着急吧。有些事情会不顺利，有些事情常常是你不可能控制的，很复杂。有时候会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该怎么推动，这个时候就会着急。奥运会开幕式这个事儿啊，我着急的次数远远比电影多得多。

主持人：奥运会开幕式当中我们都看到了有2000多人采用缶的这种形式来进行表演，能不能给介绍一下当时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来创作，或者来传达什么含义，视觉造型上有什么想法？

张艺谋：开幕式上有一些固定的流程，比如说，一开始要有一个欢迎仪式。这种欢迎仪式，不是国际奥委会规定必须做，但是通常主办国都会有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只是时间不定，位置不定，我们后来把它放在五环展示前。

还有一个关于奥运五环的展示，就是主办国必须要在合适的时候展示一次五环，这是规定。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一直考虑做一个什么样的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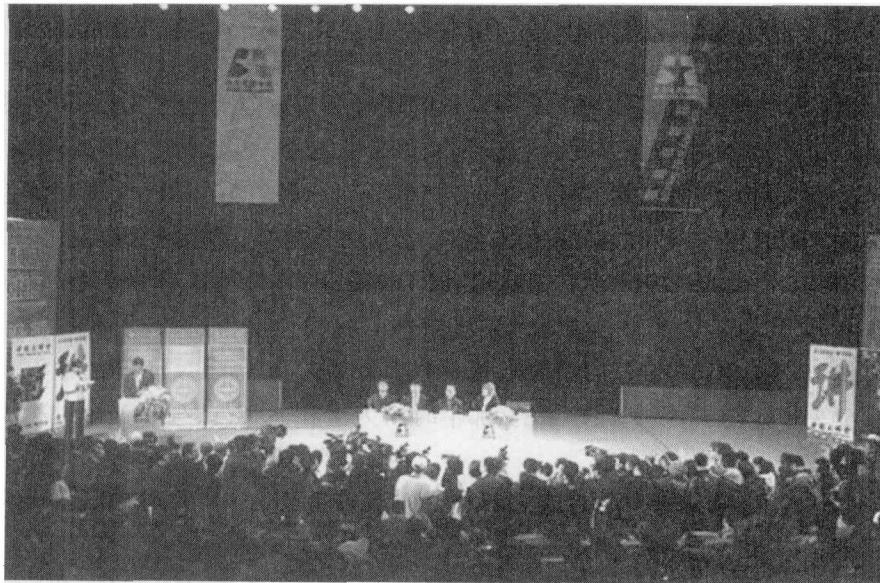


仪式。谈了很长时间，还是离不开敲锣打鼓这样的一种方向，因为在所有的乐器当中，鼓确实是能迅速地为现场速热，迅速地调动起一种特别昂扬的气氛和热烈的情感。但是我自己一开始坚持反对，因为鼓啊，红灯笼啊，确实跟我成为一种符号容易被人指责，所以一直反对，我一直试图寻找其他的方向，后来我们又宽泛地定为那就是个打击乐，又不能打鼓。但实际上说心里话，我们这 2008 个演员在训练的时候用的是鼓，打起来的时候比缶惊天动地，因为共鸣很大啊，而且我们用的其实还是便宜的鼓，一个代用品，2000 多个，大的、简单的圆鼓，那真是震撼。真正做的这个缶呢，其实它的发音，力量是不够的，但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是因为视觉上要出新，就是因为大家都想要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如果击鼓，无论你怎么打，可能开场观众就觉得，哎呀怎么又是这样子，后来我就说如果开场就打鼓就会失了先手，所以开场还是应该有一个新鲜感，所以就选择了缶这样一种乐器，来击缶。其实所有的编排和方法都借鉴了打击乐的一种方向，因为这个缶是没有活体传承的，我们考证过许多，也问了很多专家，这个是没有活体的，所以这样也给了我们一个空间，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方向。但是如果光是击缶那也一定不会让人觉得新奇，所以我们就把缶做成一个发光的，而且底下有开关，一打就亮，这样的话，用这些发光的东西来编排倒计时的数字和展示一些新的感觉，就加了一些手段。但

觉得还不够，我觉得还缺少一些内涵，后来就想到“击缶而歌”，想到《论语》，想到两句脍炙人口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关于是“不亦乐乎”还是“不亦说乎”，关于这个发音我们也问了很多人，最后确证在这里是“不亦乐乎”。后来就把这个作为一种吟诵的方式，用一种戏曲腔调的方法来发音，然后用多媒体的画面上再打出中英文来，就有这种感觉。其实现在表演出来的部分，我自己还不是很满意，我觉得吟诵的味道还欠点。那时我想得很细致，因为当时很有难度，2008个演员都是战士，你非让他们吟诵啊，或者是那种古香古色的身段啊，或者那个发音啊等等的，都很难。所以只能这样。

主持人：原来奥运顾问团队中有斯皮尔伯格，后来他退出了，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张艺谋：过程大家都知道了。我理解这件事情。其实当时的情况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很早是我拉他进来的，因为当时有13家团队竞标，大家基本上把国内的相关人才都拉光了。崔健还有一个团队呢，人才都拉光了。灯光、美术、音乐都不够分。大概有七八个团队都在拉谭盾，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团队人才济济。那你们想一想，我们中国懂这类事的就这点人，要组建13个团队大家去竞标，你的主创人才根本就不够，所以都要拉大旗作虎皮。人拉完了。后来我们组建我们团队的时候，当时就我和王潮歌、樊跃，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桂林印象》的铁三角，我们三人一个团队。我们的制作团队比较硬，找的是2004年制作雅典奥运会的英国团队，非常好。但是这些我们觉得还不行啊，翅膀不硬啊。后来我就想到我跟他（斯皮尔伯格）以前在电影活动上握过手，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后来通过梦工厂，通过朋友找到他。他欣然接受邀请。我就说那就咱俩联合，因为是中国奥运会，所以我得排在前头，所以得是“张艺谋”。他同意了，他非常兴奋，就是能参与这件事情。于是当时我就这样建立了一个竞标团队。在竞标过程当中我们合作了很多次，我还到他家里面去谈。他也提了很多意见，因为我们是联合导演嘛，整个方案他要过目。我们工作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竞标下来了以后，经过领导整合，最后公布的名单，我成为了总导演，然后就没他的份了。我当时特别不好意思，弄了半天我们那竞标团队就只有我，其他的都下去了。后来奥组委领导跟我说，你可以问问斯皮尔伯格，他愿不愿意做一个顾问。我问了问顾问大概有多少人，说大概有十几个人，还包括陈凯歌、李安，还有很多的国际上的大师。我当时根据中国人的思维判断就觉得人家肯定就不来了，干嘛啊，凑热闹？人家一开始来竞标的是联合导演，现在这个上不去了，一帮人弄顾问，还十几个。当时我就说我问一下，我没把握，人家挺忙的。结果我一问，人家欣然接受。毫不犹豫地就来了，开了一个发布会，自己坐飞机，也不要中国报销，什么钱都不要，就来了，跟十几个顾问一起领了证书。我觉得整个来讲他对中国非常友好，对中国艺术非常感兴趣。他也是最早一个到中国来拍电影的外国大导演，当时的《太阳帝国》在上海拍。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对中国非常友好，非常热爱中国，而且在这样一个高的位子上也没什么架子，也不像中国人特别在乎得失，他什么都行，跟十几个顾问一起开会，一开开好几天，也不觉得怎么样，能帮忙就帮忙，然后完了就走了，感觉是很友好。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后来也没有联系，因为在我这个位子上，就很不好办，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后来有媒体问我我也说很遗憾，但我也表示理解吧，我也不清楚具体的情况，我只能尊重他的选择，其实一开始也不是他要来奥运会，是我把他拉来的，那个时候为了壮大实力，当时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

主持人：你看过中央电视台转播的奥运开幕式、NBC的那个版本还有咱们国家往外送的对外宣传的这些版本么，您如何评价？

张艺谋：开幕式那天在现场是顾不上看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开幕式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们非常紧张，我们非常担心会出现那种小的纰漏吧，因为这是实况。在这之前，我作为总导演，跟 NBC，跟 BOB 两大转播系统做了非常广泛的沟通，他们对我特别尊重，再加上人家公认我是懂镜头的，所以经常是我提的要求和意见人家都特别尊重和接受。奥组委人员都跟我说：“哎呀，我们转播系统就从没听一个导演的。因为前面的导演都不懂这个，你在他们眼里是大师，所以你看你说什么人家都拿笔记下来开会再研究。”实际上做了很长的沟通准备活动，因为我们知道现场只有 10 万人，电视机前有 40 亿人，谁都知道这个数字。那天在现场顾不上，我虽然知道转播非常重要，但是完全顾不上看电视里的转播，我记得差不多文艺表演已经到了后半段了，大部分都已经过去了，突然我们一个工作人员跑来跟我说：“导演，怎么转播的时候那么多解说词啊？哎呀音乐都没有了，全在这说话。”我就说：“是吗？”因为我不知道啊，我只是得到这么一个信息：哦，好像是解说词多了。后来我就说解说词说什么呢，他们说还不就是老一套。这就是那一天我在现场得到的唯一一个信息，其他什么都没得到。开幕式结束以后过了好几天我才看，但是已经听到了很多关于转播的议论。我是过了大概三四天以后，有一次坐在办公室，在电脑上才把我们的转播看完。美国 NBC 的转播我知道得就更晚了。但是海外来的反馈都说他们看到的转播非常好，非常感动等等。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十几年二十

年没有来往的过去认识的人突然给我来短信，说恭喜开幕式，很感动。我其实真正了解大家的反馈并不多，也顾不上，但是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海外的反馈非常好，他们后来就说海外的转播非常好，比国内这个好。我觉得都是我们的合作者，还是希望体谅大家，所以我还是不去评价两边的转播，都很辛苦吧。但实况转播确实难度很大，你看我们中央台做春节晚会都是一部分是实况，一部分是备播的，谁都知道做实况非常非常难的。我就是说 BOB 的这批人，非常多，非常好，他们是挪威的导演和一批人，他们转播田径赛事转播得非常非常好，而在整个奥运会期间田径转播是最重要的。这一批导演就是田径转播得非常好，大概是很多年以前就被国际奥委会看中了，就让他们转播开幕式闭幕式。整个这一套都是让他们这个班底来负责。在前几届，主办国的开幕式好像还没有上升到这么重要的位置。我印象当中大概是洛杉矶完了以后悉尼这几届，到雅典开幕式就成了重中之重了。有一种说法就是：开幕式（的成功）就是奥运会成功的一半。那他的转播就非常重要了。可是我觉得国际奥委会并没有打算换这一组人，还是让他们一直做下来。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组人长项在田径转播，所以他们大量的机位、大量的设施都是为第二天开始的赛事做准备的，他们并不是完全为开幕式准备。开幕式很重要，但是第二天的赛事更重要，那么多的赛事全面展开，那转播简直太重要了，所以呢，精密度在那里，当然也在开幕式上。我觉得这就像我们中央五台转播体育赛事。NBC 这组人不一样，NBC 是文艺综合频道，是美国一个大电视台。他们的导演得过好几次艾美奖，也转播过奥斯卡奖。NBC 就类似于我们的文艺频道，他们专门干这个文艺大型活动转播的。我觉得他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有 12 个小时的时差，他们在美国黄金时间播放的。大概有 11 台还是 12 台机器是挂带子录的素材，这样就有 12 个小时可以调整一下，一定会做得更好一点。

主持人：我们很关心您作为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总导演，在节目的编排选定和工作的流程上，是什么样的工作方式？是他们定完了您决定呢，还是您一开始所有的节目都要管？

张艺谋：所有的节目，所有的事情，事无巨细，小到一根针，大到一万人的场面，都要管。我是一竿子就插到底。因为事情太重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创意团队和导演组把四个仪式的所有流程和节目编排都安排好，给国际奥委会、中国奥委会、中国政府、党中央……逐级汇报，最后把全部